



浅夏

□凌代琼

季节的风雨,将春天的后门吹开,一段乍泄的柔光,便从春天的院落,被风轻柔地吹入浅夏的门栏之中。

雨水,从留在枝头开心而摇晃的花朵和绿叶上滑落,春天,装不下另一个季节的物语,于是,从春天溢出的雨珠,便从枝干与叶片上,跌落入浅夏的台阶。雨就立命以敬,在适宜的升温节奏里,放松心情,从生到长的转折到活出自己的生态之中。

浅夏,便从春日放纵,争春斗艳的状态里,跌入新门槛,由象而生出夏来。天空,便呈现出湛蓝的颜色,大自然色彩变得更加清醒明亮。布谷鸟的叫声便伴随浅夏的左右,在一派淡定从容之中,升腾出“沐光而生”的诗意来。

进入浅夏门槛的人,从自然的物象中恍然大悟,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就在自然的节奏中。享受当下的阳光与温暖,那些远方不同元素堆积而成的图像,构不成连贯的印象。没有必要去寻春,只要将生活化成肉身的感官之乐,人生就处处都是好风景。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的浅夏,虽说是“梅子硫酸溅齿牙,芭蕉粉绿上窗纱”。没有了春天的朦胧,也不像盛夏那么热烈。连风都挤去毛雾,云朵都变得轻盈如羽毛。有人在浅夏的悠闲中,听取蛙声一片,闲看儿童捉柳花。更有人,在不忘过往的安静与释怀中,敬以自持地做时间的朋友。一如蔷薇,栖居在现实生活的角落里。人在自然的造化里,意象随天象流动并跳跃,走在富有音乐性与绘画性环境里,心情随之也愉悦起来。

感动

□程炳武

人的一生可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感动,这些感动来自于一个微笑或一次援助。这些别人带给你的感动,就像冬天里的一杯热茶,使人从内心深处温暖,丝丝缕缕的暖意从头到脚,意韵悠长,让人很久很久都难以忘怀。

例如领导为我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光荣之家和光荣退役军人之家的牌匾、登门慰问烈士遗属、送来健康体检报告和慰问金时,我握着他们温暖的双手,听着他们温馨的话语,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使我深切地感受到:纪念章、牌匾、慰问金,是党的关怀和温暖,是对我们品格、品质,以及付出的一种认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我虽已退休,但在人生旅途中,并不孤单,因为无论何时何地,我都生活在党、国家与人民的怀抱里。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我的心上,怎不令我感动?

我曾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千余篇文章,其中《兵的情愫》、《我和我的祖国》、《墨香伴岁月》等百余文章在国内外征文大赛中,荣获特等奖、一等奖,被人编在《中国当代思想宝库》《中国作家创作获奖作品集(2010卷)》《世界重大学术创新成果获奖经典》等百余部辞书,著有《程炳武作品自选集》等3部著作。每当我走进书房看书与写作时,我就难以抑止内心的感激和激动。如果不是诸位编辑的点点滴滴的关爱,我就不会取得这么多的成绩。在这里,我要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检察日报》《安徽日报》《铜陵有色报》等报刊说一声“谢谢”,感谢默默无闻、给了我诸多帮助的编辑!

去年8月中旬,我正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基因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

传”的重要讲话时,县检察院来电邀请我参加我县举办的“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征文活动。于是我回忆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往事,以父亲和母亲的真人真事为题材,撰写了《革命战友 终身伴侣》的稿子。在领导的关心和编辑的剪枝润色下,2022年9月8日发表在“枞阳在线”上,受到省内外3600余名读者的阅读,850余名的读者点赞和评论,尤其是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领导看到我撰写的征文后,写下了热情洋溢的留言,并给我打来电话,告知将我父母的事迹作为全省的宣传题材。领导与读者的行为,使我感悟到“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深厚情感,怎不让我感动?知遇之恩,难以相报,我唯一的选择,就是不懈努力,不停地劳作和创造,“用石灰精神励志,碎骨粉身留清白;以蚯蚓风格育人,笔耕不辍献千晖”。

每一段时光,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山色空蒙雨亦奇”与自来自去梁上燕,满架蔷薇一院香的浅夏,还有那童年池塘里的小荷尖尖角,都在微风卷帘中,物语着各自的柔情。在这个奋发向上的季节里,我们不沉醉于轰轰烈烈的开端,一往情深地珍爱着自己的当下。在生存中,一天天地让自己生长得更加明亮起来。

浅夏,是个值得珍惜的季节。



“浴”美人

周文静 摄

桑葚熟了(外一首)

□郑 怡

初夏 在向日葵生态农庄
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
少妇领着孩子
小伙子牵着姑娘的手
欢乐的笑声洒满园子

熟透的桑葚
垂下沉甸甸的身躯
若穿紫袍的贵妇人
静静地依在翠色中

孩子们穿行
快乐接受贵妇人的无私
浓浓的汁水把一朵朵鲜花
染成一只只小花猫

对对情侣早被绿叶淹没
只听得叭叭的声响
不知是被桑葚甜的嘟嘴还是
蓝天更加高远 白云躲起来

五月,江南婉约若诗

江南 唐诗里的江南
小杜的江南
苏小小的江南
乾隆微服 的江南

五月 阳光热烈 华美
漫步柳堤 看多莲的湖
一朵菖蒲站在我的心里
轻吟前世今生的相遇

五月 江南婉约含蕾
桑葚镀成紫色玛瑙
油菜 麦子披金露芒
禾苗穿上翡翠衣裙

风含情 水含笑
读 争渡争渡 惊起一滩鸥鹭
思 映日荷花别样红
我一头扎进 沉醉 爱她一生一世

山冲里的故乡

□朱斌峰

“朱冲桥,嘉庆十八年(1813年)监生汪光午修”——而今那就像来自百年前秋天的月亮。

逆着山溪往前走,青石板在脚下时隐时现。山溪两旁就是人家,徽派旧民居夹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生的平房里,随着山势高低错落蔓延。旧民居白墙灰瓦,一方方天井和木雕小窗里泊着幽暗的时光。新生的平房则为一厅两厢式格局,厅里的中堂上挂有吉祥的画儿,长条案几上大多有着老式的自鸣钟,与旧民居相比显得较为宽敞明亮。这些人家被四座简易的小桥勾连着,家家户户都面迎溪水,背对山上的松竹。在旧时光里,那些高低参差的马头墙下,风雨斑驳的黛瓦掩住天光昏暗的宅落,一片精雕细琢的木棧、一方暗红的圆凳、一个豁口的瓷碗,在布设着简单而寂静的日常生活。铜环相扣的大门吱呀打开,裹着头巾的妇人、穿着蓝布衫的汉子,扛着铁器走向大山或田垄。晒太阳的老人走出,在墙根下纳鞋,间或扯着嗓子喊起稚子的小名……而此时,村落无声,颓败的宅落露出椽木的屋架,积着经年的老灰,留下旧日生活的痕迹,它的静默似乎是一种方言。

走至村尾,就被红花尖的山峰挡住了。穿过深深的竹篁,沿着山道而上,就能抵达白云深处的寺庙。据说,那山上曾建有元帝观,后更名红兴寺,在抗日战争期间毁于日兵炮火,现又新建为红花寺,正位于山巅之上。

山冲,就是三面环山的狭长平地。

祠 堂

沿十数级石阶而上,走向高处的祠堂。这是朱氏宗祠,它坐东朝西,五开

间三进,为明清徽派风格,虽不大但在台阶之上显得有些威严。门前有一对抱鼓石迎出,朱漆大门上曾张贴过“紫阳绵世泽,白鹿振家声”的门联。祠内四根一人环抱的圆柱擎起的屋宇,斗拱飞脊,木梁画栋,前厅与后堂之间由阶石踏步连接,中有一方天井将阳光扑下,将雨水收纳于屋内,有“四水归堂”之意。高踞的寝堂曾摆放着祖先的牌位,隐约着馨香俎豆的香火气息。“水源木本,百世其昌,水有源,树有根,人之于祖亦然”。山冲里聚族而居的朱氏,可追根溯源到唐朝朱瑰,承南宋朱熹一脉,原居婺源籍后迁泾县,再由泾县至此。先祖虎公独自一人来到山冲,见此地处茂茂林修竹,即以制作宣纸为生,成家立业,生育儿女。自此朱氏一脉在此地开枝散叶,瓜瓞绵延。

这座祠堂不知始建于何年,已几经翻修重建,现祠内就有一梁柱上刻“民国三年修建本祠堂”字样,可见至少已有一百年历史了。宗祠堂号“紫阳堂”,据说出自先祖朱熹别号紫阳。多年前山村过年舞龙灯时,族人将龙头从祠堂里请出,选黄道吉日开设灯堂,用竹篾和纸扎起龙灯。灯为拱子戏”的画儿,内侧全部画龙,外侧则画上西游记故事。入夜,龙灯点燃红蜡烛,在锣鼓声中向附近村庄游去。一老者提着灯笼引着龙灯前行,而灯笼上写的就是“紫阳堂”三个大字。

宗祠也许是一种木本其昌的草本植物,传承着家族的千年沧桑。

迁 村

再次走回朱冲时,却见一幅幢民居竟然消失了,到处袒露出地基,曾经人间烟火恍惚正缕缕散去。因地质灾害,这个村庄早就开始迁村了,有人搬到镇上,有人迁往县城,就跟纷纷飞散的鸟似的。之前,政府将其作为民生工程,以给搬迁户建房补助的方式,鼓励村人放弃山场和田地,离开山冲。山冲的确发生过泥石流之类的自然灾害,早在2010年就作为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写入当地县政府的工作报告。如今,小山村正在搬迁中,村落日渐破败,人影渐稀,一栋栋房子在杂乱中崩塌,草木却在疯长,长出了遗弃般的荒芜——这座村庄会不会消失呢?

那座祠堂仍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义保护着。此地战争年代属红花山革命根据地。据史载,1938年12月至1939年4月,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曾率部来此,多次来朱氏祠堂开办战士课堂。1941年9月,中共皖南特委转移到此地。1944年9月,中共南繁芜县委成立,县委机关就设在这座祠堂里……这让祠堂在这片映山红盛开的土地上,成了红色记忆。“千年之家,不动一土;千丁之族,未尝散处”。每年清明冬至时节,来自周边的朱氏宗亲和族人,会齐聚到朱氏祠堂举行祭祖仪式,不仅上香祭拜祖先,而且还举办武术节和书画展,重温着红色记忆。

或许,村落就是散落乡间的种籽,村人就是怀着异乡感的候鸟。从童年到白发,从漂泊到回归,总是有人会同伸开手指,隔着缥缈的时空,去叩响记忆中暗哑的门环。可是,面对山村,伸出手指还能叩响什么?

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时归?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江淮地区发生的特大洪涝水灾,深深地刻进了我们那代人的记忆里。后来,我在铜官山工作单位听老师傅讲起“1954年发大水”,人还是满脸惊恐。说没见过那么大的雨连着下,那么大的江水望不到边;说铜陵沿江圩坝都破了,大水

淹到了长江路五公里,江上民船可直接划到位于现在的市天桥菜市场附近,五十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芦苇滩。

《安徽省志》称1954年的那场洪水为“百年罕见”,从6月5日至7月28日,先后9次19天连降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日降雨量达到1422.6毫米。淮河流域和皖江流域相继发生特大洪水。长江、淮河干堤溃决,冲断了淮南铁路,大水波及合肥市。位于洪水中心区域的淮南寿县古城处在惊涛骇浪之中。

那时候,我正在寿县城里上小学。刚入夏,连天下大雨,护城河水日见上涨,很快漫过了城墙根。东、北、西三个城门全部关闭,城门洞里堆上装了土的麻包。只有南门地势稍高些,供人们进出。但是随着暴雨猛烈来袭,水势上涨,南门终于关闭封堵。逐日上涨的大水包围了寿县城墙,最危险的时候,城外水位升至25.7米;而城墙高度只有26米,在城墙头上几可掬水洗手。此时,周长7公里多的城墙颇似一只大澡盆,“漂浮”在汹涌的洪水里。早先当水位超过警戒水位继续上涨的时候,县委组织城里机关单位和居民分批撤离。学校提前放假,城里居民纷纷为“跑水反”作准备(过去为躲避日寇兵锋老百姓称“跑鬼子反”)。记得撤离的那天,祖母带着我和妹妹跟随我父母单位的队伍从东门上船。我们登上城墙,城墙上面尽是肩扛背褥手提锅碗瓢勺逃难的人群,再就是坚守岗位的防汛人员,一些民工在进行防洪加固。城外黄水滔天,打着漩涡,水面上起伏荡漾着麦秸屋顶、树木茅草,还有散开的棺材板。运送我们的木帆船停靠在城墙跟前,人们小心翼翼地踩着跳板走进船舱。船行至淮南市蔡家岗靠岸,我们下船换乘卡车到达洞山区,被安置在一所学校里。

学校有好几进院子,前院已经住上了人家,我家住到后边的院子里。安定下来之后,父母每天到单位临时工作点上班。有天他们回来吃晚饭的时候,议论寿县好险破城,说城墙的东北角发生管涌——洪水涌进裂缝淘空了墙体,等到发现时,城墙上已经陷下去一个坑。首先发现险情的民工抱着一床棉絮跳进坑里堵塞,闻讯赶来的人们合力填堵加固,终于使城墙转危为安。祖母闻言口中不断念佛。

前头院子里住着一个从寿县正阳关跑水反来的中学生。他是一个人来的,来投奔他姐姐家。他家大人白天都出去上班,中午不回来,把弟弟一人反锁在屋里。弟弟每天中午饿肚子,做完功课就以写毛笔字画画打发时间。他的书桌临窗,我常趴在他家窗台上看他作画。他喜欢画古时候的剑侠英雄和京剧脸谱。他见我感兴趣,有时候也把他的画送给我,我拿回家照葫芦画瓢,兴趣愈浓。一天吃午饭,我突然想起他天天中午没饭吃,说给祖母听。祖母说一个孩子天天挨饿怎么行啊,说着便盛了一碗干饭夹点菜叫我送到前院去。我从窗户递给他,说是奶奶叫送的,他也不推辞,接过去就吃。从此我每天中午给他送饭,乐此不疲。一天,他对我讲正阳关的水退了,明天回去了。他从桌上拿起一张毛笔勾线、水彩着色的画送给我。画的是位袒臂握刀的古装少年,少年剑眉冲额,英姿勃勃。在画幅的上方写有四个空心美术字:“爱国少年”,还题上了他的名字。这是我见到他画的最精美的一张。我接过来欣喜若狂,几十年来保存如新。不光画的好,它还承载着跑水反的生活记忆。

时令进入秋季,洪水退尽,人们陆续返城。我们全家也回来了,仍然从东门进城,大街上空寂无人,一片荒凉,路面石板缝里钻出来的野草漫过了我的小腿。街边隔不多远就放着一架绑扎好的木排,木排上放着简单的生活用品。祖母说那是万一破城给人逃生的。若干年后父母工作变动调离寿县,我们全家亦随之离开了那座古城。

几十年后的一天,我作为游客来到了寿县,来到了我最为熟悉的东门。东门又称“甯阳门”,如今是古城的一处著名景点。游客们在这里参观巍峨的城楼,观赏布满岁月沧桑的城墙,眺望淝水之战的古战场。细心的游客也许会注意到城门上方一上一下镶嵌在城墙上的两块石板,下边的一块刻着一条水平线;刻字“公元一九九一年/最高水位线海拔24.46米”。上边的一块也刻有一条水平线;刻字“公元一九五四年/最高水位线海拔25.78米”。

